

# 杏園

翠軒

我的娘家本來是務農人家。父親幼名「杏亭」，想是以杏林中的亭子或杏樹做的亭子為名，非常的鄉土。從祖母嘴裡得知，父親長大後進學堂求學，讀書功課特優，深得教書先生歡心，為他更名「學優」。祖母習慣喚父親「杏亭」，聽來總覺鄉氣十足，心中老不明白，為什麼不取「耀東」、「定宇」為名，非但有意義，又高貴，又響亮。

五十過後，在社會上打滾也滾了一陣子，自認為各種名字見識了不少，反而感覺，「杏亭」鄉土的好，令我有親切感。

## 「黃李與黃杏」

小時曾問祖母，「杏子」長什麼樣的？祖母說，「杏子比桃子小，有點像李子的大小，皮薄，色黃，沒多少汁，但甜的像糖蜜。」台灣不產杏子，到底在祖母口中，聽了讓人直流口水的杏子，我想吃吃看，不知有多甜美。

夏天台灣的水果攤，亞熱帶水果，蓮霧、芒果、枇杷、釋迦、桂圓、荔枝、香蕉、鳳梨，還有高山的桃子、李子，擺了滿滿一攤子，地上堆了不少的西瓜，就是沒見著杏子。走過水果攤，我眼睛往黃色的水果堆裡溜。桃子，太大；枇杷，形狀不對；李子，黃色的，是杏子？

我像發現了新大陸，趕緊問老闆，「老闆，那是杏子嗎？」

誠實的老闆回答：「是黃李。」

心中多麼希望這就是黃杏，我再問一遍：「是黃杏嗎？」

這次，老闆的語氣堅定，態度有點不耐煩，他說：「不是黃杏，是黃李啦！」

實在太想吃到杏子了，明明老闆說，不是杏子，我還是把黃李當黃杏，買回家去吃吃看。黃李就是黃李，皮黃肉黃而已，我沒有吃出不同於紅李的其他味道來。

當年台灣也從香港進口大陸杏脯，乾乾癟癟的杏脯，哪能吃出真正的杏子味道。

## 「杏花村」

多少年前，我們搬到山腳下的小鎮。小鎮位於聖他安娜山谷地，領受西南邊蒙特婁海灣吹來的太平洋氣流影響。寒冷的冬天，足夠杏子需要的冬冷；暖夏又使杏子晚熟，恰好與酷熱的內陸產早熟杏子錯開。本地氣候非常適合杏子生長。杏子高甜度，鄉人拿來做杏脯。

鄉下農人多種杏，三步五步就是一個杏林。各家庭院也會種一棵兩棵杏樹點綴著。

小鎮開發後，一處一處的杏林先後斲乏，闢建成住宅。寸土尺地，黃金地段的小鎮市中心，一家種杏人家，廣大的農地上面全是整齊排列的杏樹。兩邊臨大馬路的拐彎角，矗立著一棟新潮的大農舍，漆成了杏色，似粉非粉，似黃非黃，頗為少見的顏色。在此之前，我沒見過，也沒聽過，有一種顏色叫「杏色」。住裡面的老先生，夏天走出來，在屋前種下幾行長豇豆；秋天順著梯子爬上路邊兩棵高大的鰐梨 Avocado 樹上摘果子。他的一舉一動，受到路人注目。他靠大馬路邊，不見底的大片杏林，看的路人癢眼。



淡淡的三月天，又是春風，又是春雨，灑的杏花朵朵開放了。鄉下的路邊，一片粉白。小小的一片粉與大大的一片粉，錯綜交雜。清新的空氣中，杏花幽雅的香氣逼人，辛苦了蜜蜂與蝴蝶。



輕柔的春風吹撫過來，杏花點點飄飛。天上地上，乘著春風飛舞。舞啊舞，舞在農地，舞在路上。絲絲的春雨，又將點點杏花，無情地打落地。

花飛花飄。路過杏花村，車上、行人身上，總得帶些杏花回去，留作紀念。

### 「杏園」

農地上種樹，大約是以農夫和我的喜好而定。

台灣夏天盛產桃子，桃子好吃，桃花美艷。我們選了許多白桃和黃桃樹苗，種在圍籬邊、果樹區、雞區，滿地種。將來桃子熟了，隨時隨地可以享受鮮美的桃子。

到美國來初嘗杏子。超市購買的杏子又酸又硬，談不上甜。買一棵杏樹苗湊個數，就把它種在離農舍不遠的雞區邊上。

種這棵杏樹苗，並未注意風向。種下去後，才發現它正在風口上。寒冷的西風，天天對它呼吹，小樹苗被吹得向東邊傾斜歪長著。我們用粗木棍打樁，好不容易將它的樹幹拉正了，讓它直直往上長。



原只想欣賞三月杏花一樹粉，或者再走一趟杏樹底下的杏花雨，已經足夠我滿意了。誰想它，開完花還結了好幾粒米粒大小的青綠果，躲在茂密的綠葉叢中，慢慢在長大。

夏日陽光，盡情照向大地。從早到晚，空氣熱烘烘的。杏子從綠色轉黃色，黃色又轉杏紅。我摘下一粒黃中帶紅的軟杏子，來不及清洗，急急放入嘴裡品嚐。

杏子比桃子小很多，與李子差不多大，一次吃好幾粒才過癮。我將杏樹上已熟未熟的果子全部檢視一遍，凡是熟的，立即摘下來送進嘴。又在葉叢中間，一粒一粒的翻找，直到杏樹下面堆起一堆核，方始罷休。

我的晚餐已經解決，要不是農夫過來嚷肚子餓，還真想不起來得去做晚餐呢！

農夫討厭水果成熟的季節，我有了水果就忘了他。

嘗過自家杏樹上的杏子，才知道美味在哪裡。當下立刻決定，陽台前面，左右各種一棵杏樹；雞區圍籬邊，加種三棵杏樹；菜區入口處，也種兩棵杏樹。只等陽台前面的杏樹長大，合抱在一起，再將兩棵樹中間修出一道高高的拱門，自成獨門獨戶的杏園。

春風再吹綠杏樹的時候，杏園將是一片粉，杏花雨，蜂蝶飛舞，……春意無邊，熱鬧極了。

### 「盜杏賊」

初種杏樹，樹齡尚幼，枝極細嫩，再給肥，再長果，也多長不了幾粒杏子。

或許是品種不同，或許地點上差異，接受陽光不同，外面人家的杏子總比我們農地的杏子早些時日成熟。七月初，母親來農場小住，我們樹上的杏子尚未變黃，前面路口的杏林已是杏黃一片。不久，交通車載來一車老墨採收工人，忙碌地逐樹摘果、裝箱，不消一、兩天，採收工作就可以完成。留下一些當時無法採收的青果在樹，還有許多落果掉滿地。

早早晚晚的開車經過這片杏林，一路看著路邊掉落的黃杏無人處理，實在太可惜。我深知「瓜田李下」，路過瓜田，不得彎身拂拭腳上的鞋襪；走過李樹下，也不可舉手整理衣帽，避開嫌疑！

幾次開車經過滿地落果的杏林，我終究忍不住將車子停靠小路邊，打開了車門，走下車去。

這些杏子，有些掉落地上已經很多天，開始變色。我走在杏林外圍，小路邊邊上，仔細選了一粒完好的黃杏，意思一下，抹去了塵土，試吃一小口，真是比糖更甜。

趕緊回到車上，找了一個購物塑膠袋，再回頭撿拾一些裝袋，拿給等在家裡的母親。老人家的牙齒不好，市面上的水果帶一點酸，她的牙齒便難以忍受。如此甜蜜的杏子，老人家一定能接受。果然，她喜愛這些杏子，樂開了口。

別人家的孩子是「偷得仙桃孝母親」（清乾隆王翰林為母親做壽，請紀曉嵐即席做祝壽詞助興。他當着滿堂賓客脫口而出：“老娘八十不是人”老夫人一聽臉色大變，王翰林十分尷尬。紀曉嵐不慌不忙念出了第



二句：“天上王母下凡塵”頓時全場稱讚，老夫人也轉怒為喜。紀曉嵐接着高聲朗讀第三句：“四個兒子都做賊”滿場歡悅變成難堪。紀曉嵐喊出第四句：“偷得仙桃孝母親”眾人歡呼。）我們撿拾些地上掉落的杏子，就讓母親吃得快活。母親的心是多麼容易滿足啊！

以後每次出門回家，我總不忘撿拾些新鮮的落果帶回去“孝順”母親。

雖說是為了母親，才去撿拾人家的落果，心中老不踏實，虛得很。有一次，鄰居開車經過，看見我車停靠在路邊，他停下車來，好心的問我：「Do you need help?」

這等事情，哪敢找人 help? 我連聲說：「Thank you, I don't need help.」

要是我這破車真的出了問題，一定找您幫忙，絕不客氣。先生，現在還是請您趕快走開，省得我煩心。



未經主人許可，撿拾果園靠近路邊的落果，一樣是盜。問題是主人在哪裡，我也不清楚。萬一主人突然出現，我可慘了！叫我精神有壓力。

我拼了命給自家杏園的杏樹放足了雞肥，讓它們枝幹一年比一年粗壯。眼看今年又會是個豐收年。

我已經洗手不再盜杏。吃著自家晚熟的杏子，一樣的甜美，卻心安多了。



---

翠軒，本名沈珍妮，1967 屆校友，自幼喜愛花花草草，台大歷史系畢業，舊金山市大與迪安薩市大選修幼教，曾任幼教師，現任大王農場植物組組長兼阿巴桑。

---